

繹史卷四十四

春秋第十四

齊桓公霸業一

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

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
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紂
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
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
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兄古字
況通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
死一紂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
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
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
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
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

心鮑叔許諾

詩盧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鬋盧重鋂其人美且

偲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

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變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

弁兮

詩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左傳

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

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之二人因之以

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

十二月齊侯游于姑勞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

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

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

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

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

糾來奔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

廩殺無知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訛齊無君也公羊傳

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

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

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

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秋師及齊師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

史記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

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第糾奔
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第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
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
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
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
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
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
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

○左傳以雍廩爲人名
此以雍林爲地名矣

呂氏春秋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
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
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

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鑕矢也

韓非子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管子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彊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彊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

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
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
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
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
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
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
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

○管子大匡篇記叙駁異

其云子糾既立復出尤舛謬已上桓公得國

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
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
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

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得以戮於

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

史記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詐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

管子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君使人請之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魯君必諾且施

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志於天下在晉則晉得志於天下在狄則狄得志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敝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僇若不生得是君與

寡君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桎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智不是失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公遂與歸禮之

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

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
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
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
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
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
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
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
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生臣死臣
管召定論

呂氏春秋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
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
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

爲君射人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鄫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燿火燂以犧豭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於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

韓非子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

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
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史記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
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
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
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旣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
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
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
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亡之吾幽囚受辱鮑叔